

美的饥饿者

803511

44.572  
C1714

# 美的饥饿者

陈源斌 著



安徽省文联 编

966106

## 内 容 提 要

美哉人生！人生不可或缺的美是什么？是对爱情如饥似渴的追求？对生活孜孜矻矻的探索？对未来奇幻美妙的憧憬？……这里有一个美的世界，有一群美的饥饿者，有炽烈斑斓且越轨悖理的爱情，有合乎规范又令人扼腕的婚姻，有貌合神离却平静稳定的家庭……透视着这一幅幅瑰丽旖旎、充满现代意识的生活画面，你将增添多少美好的记忆和向往。

### 美的饥饿者

陈源斌 著

\*

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

（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）

安徽省文联 编

安徽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875印张 2插页 168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安徽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500册

\*

ISBN7-5039-0153-7

I·105 定价：1.85元

# 真善而后美

——陈源斌小说集《美的饥饿者》序

李国文

文坛有时也很势利眼的。对某些人笑脸相迎，礼遇备至。对某些人则如蒲松龄所形容过的那样：“狗脸飞六月之霜”，那副冷冰冰的样子着实让人心寒。文章千古事，就篇把半篇作品，或捧上天去，或打入地府，未免太急切了些。但由此文运歧路，大相径庭。有的作者登龙门而天下知，飞黄腾达，不可一世，连放个屁，打个嗝，几句尚未睡醒的梦话，也都成了锦团绣簇的传世佳作，害得我们一些可爱的评论家们，象辜鸿铭老夫子癖嗜女人小脚似地，摇头摆尾地赞叹不已。而有的作者一蹶不振，门庭冷落，无人问津，自惭形秽。其实，如今这年头，盖棺尚且不能论定，何况大家都活着，一时半时进不去火葬场。所以捧和压，最好不要把话说死说绝。

一位作家的成功，究竟是捧出来的？还是靠作品干出来的？我倾向于后者。当然，我也不反对适当地捧捧，作家有他的虚荣心，作家也无妨作作广告。何况文学作品，见仁见智，好与不好之间，幅度颇宽。我说好，你说不好，我认为还可以，他认为挺糟糕的情况，屡见不鲜。所以，约请也

罢、花钱雇也罢，找几个牛皮匠，舞文弄墨，为自己或自己的作品，鼓吹一番，也未尝不可。君不见个体商摊在路旁设摊，谁不扯开嗓子使劲吆喝推销商品呢？文坛好象也需要一些热闹，否则也不免冷清。不过，银样蜡枪头，卖的是兑了敌敌畏的冒牌名酒，那就缺德了。所以，捧得太高的作者和作品，也不宜太信了。太信了，往往容易上当。

因此，不那么势利小人，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所苦心经营的作品，得一些真情实感，也是很能怡情悦性，领略一番艺术享受的。它也许雕琢得不那么精致，修饰得不那么华彩，或许还透出点稚嫩，显得不是很成熟。但无论如何，它带来了活生生的人间气息和新鲜的泥土香味，以及时代潮流激越飞扬的高亢声音。真善美三者，艺术所追求的境界，至少在真这一点上，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实实在在体味到的。正是从此始发，我愿意为陈源斌同志的第一部小说集，写这篇算不得序的序。

源斌同志是到中央文学讲习所读书后才认识的。

如果说他的人跟他的文章一样，倒毋宁说他的文章跟他的人一样。平凡、朴实、真挚，多少还带点怯生生的乡土气。他学习是刻苦的，写作是认真的，也能耐得几分寂寞，这颇不容易。在济济一堂的文坛新秀中间，他算是比较沉寂（相对于红得发紫者而言罢了）的一个。于是每见到他，马上想起他写过的一篇小说《巴根草》。巴根草，是一种随随便便生长在道路旁、田埂上、河畔塘边的野草，任路人践踏，任牛羊咬嚼，夏，旱不枯，冬，冻不杀，生命力极强，一到春天，还会开出星星点点肉眼不注意的小花。于是，我便琢磨，他也许以这种巴根草的精神去开拓，去创造。花不鲜艳，

但根在泥土里扎得很深；叶不翠绿，但茎却坚强得经受任何摧折。在文学逐渐变成某些人谋生、获利、求名、猎艳的手段之一时，源斌能够规规矩矩搞文学，老老实实写作品，倒真象文学大道旁边的巴根草，一点一滴地求得拓展，争取进步。

感谢出版社的勇气和胆识，愿意为年轻人出书，或许，他们和我持同一观点。现在，对谁作出判断都嫌过早，只有经过时间考验，才能裁决。而在没有定论以前，最有资格说长道短者，不是权威，不是评论家，也不是同行，而是最广大的读者。

借此机会，我愿把这位年轻作者，推荐给大家。

1986年6月23日北京

## 目 录

### 真善而后美

——陈源斌小说集《美的饥饿者》序……………李国文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木    耳……………      | (1)   |
| 黄昏灯火市……………       | (10)  |
| 巴    根    草…………… | (28)  |
| 桑    扁    担…………… | (47)  |
| 枸    杞……………      | (58)  |
| 美的饥饿者……………       | (75)  |
| 遮羞的短裆儿……………      | (93)  |
| 对面那楼上……………       | (111) |
| 棋    友……………      | (126) |
| 嗜    造    者…………… | (141) |
| 奇    女……………      | (165) |
| 作者小传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(243) |

# 木 耳

---

我最近分到了一套比较宽敞的房子。在这个县城，我这样的年龄，确是一件幸事。于是天老爷也不平起来，忌妒我，跟我做对头。自搬家那天起，就下雨，点点滴滴，淅淅沥沥，不停。到第七天上，细雨乍住，东边捧出一颗洗涤干净了的太阳来。天地间一片鲜润清澄之气。我走出门，看看这院子是否比我原来的那地方高级。到了门口一根拴晾衣铁丝的枯树桩前，我忽然看到枯树桩点缀着些什么东西。定睛看时，竟象商店里曾经卖过的木耳！

我们此地的木耳很算金贵。土产公司有时也进些货，数量太少，够不着拿到柜台上公开卖。也有托人到东北去捎，从邮局往回寄。看那价格，二十多块一斤，吓人！如今，我门前的树桩上也长出木耳，真是人逢好运，锦上添花。天赠地赐，孰与不取？呆瓜才会丢掉这个口福不享呢！

于是，我伸手去摘。这时，耳边听得一声吆喝：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回头看时，是传达室的老吴头。便答他：

“摘呀。”

“你识它么？”

“木耳。”

“是木耳么？”

对呀，是木耳么？我只看它外形有些相象，实际没有把握。

老吴头又说话了：

“旧年里，崔友前收了整个夏天，晒干一竹匾，到底不敢吃它。后来只得扔了！”

崔友前不敢吃，我敢吃么？崔友前和我在一个班组。这个人，出得名的见小利忘大义。大凡人世间的投机取巧，行奸牟利，他无所不用其极。上次调资时，他悄悄地对我说：

“我俩互提名。”评议时，我恪守盟约，规规矩矩地在纸上写了他的名字，指望他也选我。谁料想，他写的是“崔友前”三个字。一反一正，坐底比我多了两票，刚巧压下了我！还有一次，单位开会，五天时间，包伙，他买了整整一个月的餐券，天天到招待所去吃，揩公家的油。

“他怎舍得扔了呢？”

“怕呀，怕有毒。”

我怵然了。记起了孩提时的一件事。那年我才十一岁，到乡下走亲戚。一个农民采树根上的蕈子，混采了两朵蛇蕈。吃下去，一袋烟功夫，嚷肚里绞痛，满地打滚、淌汗、翻眼、嘴皮子乌青。请的医生没赶到，就咽了那一口气。我从此便知道这毒蕈的歹处！

但是，这小猴耳朵般的玩意儿，活灵灵地在那树桩上，身上沾着几滴露珠，挺翘翘的，嫩生生的。和风一拂，微微

颤动，太诱人了！吃吧，想那中毒后受的百般煎熬苦楚，实在可怕；不吃吧，天生万物，皆我所享，面对这鲜口美味，熟视无睹，不敢问津，岂不可惜？

## 二

我欲罢难休。回家便取出一本《词典》，翻了开来，查到《木耳》这一条词目时，上面写道：

木耳：菌的一种，生长在腐朽的树干上，形状如人耳，黑褐色，胶质，外面密生柔软的短毛，可供食用，可入药。

我到树桩前逐一核对，其特征完全相符，准确无误。我决定要吃它一吃了！

院子里的邻居听到这个消息，都不免大吃一惊，纷纷涌到门上，有劝“不能拿命开玩笑”的，有建议“找个中药剂师识别一下”的。崔友前跟着也来了，力排异议，撺掇道：

“吃，吃了试试。鲁迅不是称赞过吃螃蟹和吃蜘蛛的人么？报纸上也宣传过第一个吃西红柿的外国人！”

我疑他居心叵测，警惕起来，倒听了众人的劝。恰好我有个同学在县医院当中药剂士，便请了来看。他是前几年的工农兵中专学员，底子浅，也拿不准；去找全县仅有的一位老中医，老中医又到外地去探亲去了，十日半月不得归。

我想了一想：若是认定了是木耳，毋须下本钱，只要连落三五日雨，就可滋生出来。每年的春尾秋头，再加整个夏天，采撷不断。隔三添四，用这补品做小菜，细水长流，不知省了多少耗费！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我不愿等待了，摘

了五朵下来，放进四块冰糖，清炖熟了，取一把汤匙，细尝慢品，享用个快活。

不过，小命是拿钱买不到的，决不能轻易断送在这几朵木耳上。我想了一套应急措施。我那位当药剂师的同学这天正好值全日班。我要他从早晨八时我木耳吃下肚开始，每隔一个小时，就和我通一个电话，预防万一。我爱人第二天正好补休，我接着就和她商量。她开始听了，咬紧牙关，绝不松口。但我立刻告诉她，我已吃了下肚。她见生米已煮了熟饭，劝之已晚，只得作罢。于是说好，当夜每隔一个小时，她便起来摸摸我的身子，探探我的鼻头，观察有无体温，有无呼吸。一切布置就绪，整个白天，我在家里，正襟危坐，捧着本书捱时间，等待灾难的降临。直到我同学下班，还无一点反应。晚上呢，我有备无患，高枕无忧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爬起来，活动手脚，全身并无一处苦痛，去镜前照了一照，反觉得精神饱满，神采飞扬。——这玩意儿的 确是木耳。这不，我竟安然无恙！

我把这个重要发现郑重地向全院十一家住户予以公布，决定第二天割个五斤肉回来，余个木耳肉丝汤，焖个木耳红烧肉，烹个木耳炒肉片，再配个木耳凉拌、木耳清蒸，请全院的左邻右舍到齐，大家尝个新鲜，品个痛快，吃它个美味喷香，皆大欢喜。

### 三

二天大早，我割了肉，再来摘木耳。见那树桩上，但剩得斑斑点点，几行陈迹。一夜之间，木耳不知何处去，此地

空余枯树桩。

我先是愕然不解，继而愤然发怒了！自古以来，有天必有地，有阳必有阴，有大必有小。偌大世界，诸多民族，有正人君子，也掺杂着几个小人。我赌着一条小命发现来的佳肴珍饿，竟被人不费举手之劳，不使吹灰之力，顺手牵羊而去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
我立刻想到了崔友前。

今天大早，我刚到肉案前，只见崔友前已割了一斤肉。猛回头见到我，很是惊愣了一下，躲躲闪闪地走了。我当时就有些纳闷。怪不得，恐怕就是他偷了木耳去，给红烧肉做佐料当配头呢！

我把这疑惑向老吴头讲了。老头一听，就叫了起来：

“按理，全院的人都无资格吃的。该你独享。技术还有个发明权嘛！想不到，这小子行事这般下作！”

老吴头是个躁性子，一根肚肠直通到底。不一会，就把这话向全院传了个遍。

崔友前在这个院子里不合人缘。人们恨他平时太贪小利，恼糟惯了，今日得了个空子，凑在一起，叽叽咕咕，借枪打鸟，算计要抓他的把柄，出他的洋相。

中午，一股熟肉香味从崔家溢了出来，在院子里徘徊荡漾，经久不散。众人各不待言，互相使了一个眼色，哄在一起，由老吴头领头，直往崔友前的门里跨：

“你家做了什么好菜？好香！”

崔友前一见众人来者不善，小脸儿“唰”地就红了，又变白，白了又转黄，身子直往门前奔，想堵住不让进来，一边胡乱应付道：

“哪是好菜？割斤把肉。”

“肉？肯定加了好的佐料！你闻，这味道。啧啧！”

“佐料？哦，加了……啊，没加……”

老吴头哪容他敷衍，一挺身子，挤了进去，径直去揭那锅盖。只见一片热气腾腾地冲将上来，定睛看时，端的是烹好的小半锅熟猪肉，却不见有半星的木耳。那味道因是放了几片五香料发出来的。

众人见并没有木耳，不觉愣了，又不好到他家挨箱逐柜地去搜，暗骂道：这小子，鬼精灵。大家竟被算计了，倒着了他的道儿！只得搭讪了几句，一无所获，收兵回府。

#### 四

一个月以后，老吴头突然病了。

西医对这个病说出许多讲究，拗口别句的，记不准确。反正土话称为“噎食病”，却是个险症：成日整夜吞噬着人的身体，直熬得皮干肉枯，变成个纸糊的灯笼。换了几个西医，挂水打针，不见效应。那位老中医探亲期满回来，便请了他，搭诊了一会。老中医也极费踌躇，沉吟半晌，使出看家的手段，开出一个祖传不外泄的秘方。各种药草，剂量轻重，搭配有致，只是一桩，须得半钱木耳做药引子。

老吴头是个鳏寡孤独，多年来替大伙儿守门，一丝不苟。众人对他很敬重，又可怜他是个孤老，都自愿来照应。各种事务，争着去做。早有人拿了方子去抓药。主药样样齐全，偏偏就少了一味做引子的木耳。到土产公司去开后门，土产已有半年未进货了。再到城里，乡间，大医院，小诊所，各

处询购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头茫茫皆不见。只好重向老中医去请教，求他能否把方子改一改，换个引子。老中医引经据典，摇头晃脑，咬文嚼字，讲解一番，说：引子者，引之导之也！譬如那炸药包，没有雷管，是无法起爆的。又说这方子乃是祖上传授，他断不敢擅自改动。

我们县地处偏僻，四面不傍名市大城。有人写信向远处亲戚求援，一时两日料难得到。鞭长莫及，远水难解近灾。众人围着老吴头，想不到老人家辛苦一世，如今一日一日推挨，奄奄一息，竟至坐以待毙了。

这时，我突然想到那根枯树桩。去看时，上次偷木耳的人太黑心了，把个木耳根儿都抠得一溜精光。可恨老天又煞作怪，自上次那场淫雨收住，又来了个夹秋旱，没落过半个雨星儿。我心生一计，木耳须得雨天才能滋生，便担了几桶水，趁太阳下山，泼了上去。二天大早一看，树桩湿漉漉的，却不见半星木耳冒出来。太阳升到两竿子高，树上的水气被吸得干干净净，树身干燥得见火就会烧着，哪还指望长出什么木耳！

人们却由此想到上次木耳被偷的事情来。先气崔友前不该偷木耳，又恨他下手那么狠，把木耳根子都刮尽了，现在用水都浇不冒头。想必绝了种了。越想，越气，越恨，继而义愤填膺，怒气直冲九云霄。有人发狠道：

“向组织上控告，处分他！”

可是又有人迟疑道：

“证据呢？谁能证明是他偷的呢？捉奸捉双，捉贼捉赃呀！”

“寻他个错处，大家一拥而上，揍他个半死！”

“玩不得。一打，我们反输了理！”

想来道去，竟找不着一把刀子来剃这颗痢痢头，恨没处下手，气没处发泄，忍无可忍。忽然，众口寂然，看时，却是崔友前来了。

崔友前犹犹豫豫地向这边走着，忽然下了决心，到跟前，将背着的手伸出来，是一个白纸包。打开，半包晒干了了的木耳！我禁不住抓了几朵，用鼻子一闻，一股沁人的清香。好熟悉。无可奈何曾丢去，似曾相识又归来。这不正是那棵枯树桩上长的，我吃下肚那五朵木耳的同侪比类么？

一时间，人们见了木耳，什么气都自然而然地云消雾散，尽释前嫌，倒讲不出什么话来，却听崔友前故意一字一顿咬得很清楚地说：“这是我东北的一个亲戚捎回来的。”

我和他同事多年，从未听说他有亲戚在东北，也从未见有邮包自那边寄过来。但我立刻责怪自己，不该以小人之心度他人之腹。这木耳即使是枯树桩上的，崔友前今天这般举动，确属不易。现在他既说是亲戚捎来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

但是，他站着老不走。做什么呢？难道做了好事竟要人当场表扬你么？

“这东西很金贵呢！”

哦，他在要钱，我掏出一张拾块的票子，很真诚地说：

“给。有钱难买紧缺货。还得谢谢你！”

崔友前毫不犹豫地接过钱，径往衣袋里装。于是大家便一齐掉转目光，定定地盯着那只拿钱的手，直盯得他猛地打了个愣怔，竟有些毛骨悚然了。片刻，他说：

“这木耳是我亲戚自己在树林里采的，我怎能收钱呢？”

他把钱递回到我手里，终于象做了亏心事撑不住似的，急转身走了。

后来，老吴头得众力之助而沉痾竟愈；天老爷放宽政策又普降甘霖，木耳因餐雨饮露重加萌生；崔友前反躬自省便秋毫无犯；众院邻再得天物以共打牙祭。我呢，从此便记牢了《词典》上的那个条目：

木耳，菌的一种，生长在腐朽的树干上，……  
可供食用。可入药。

1982.3. 天长

## 黄昏灯火市

只看得清三盏灯，一盏大灯，两盏小灯。大灯在高处，光有些冷。清清白白的光推出街的一角檐头，又把人的思绪逶迤诱向一角檐头的那边。那边有昏黄的灯火作无声的闪烁，向远处淡去，隐去。一抹曳光勾画出一条小街，想见有一个小小的街市。

一个妇女坐在一盏小灯的下面。小灯在低处，在大灯的最近处，光自然红火，有些暖。从散漫的光线里，能看出一张隐隐约约的脸。那脸不免有岁月的擦痕，看去依旧觉着顺眼。倒不是从那些擦痕中依稀显露的昔日的面容姣好，只是让人认为，这是属于善良，勤劳，又很守本份的那一类女子的脸。

小灯高悬在她的头顶上。这是一盏桅灯，也叫马灯或风灯，圆圆的玻璃把中间的一团红火定定地稳住，风儿便无能为力。若是玻璃擦得铮亮，那团红火就显得明晃晃的了。然而也只能把近处照得分明。近处有一块木牌，赫然写的是“816”三个字码，“8”后面其实还有个点，看不清了。定定神，才见到“每只”、“元”三个方块字分居在字码的两边，神色黯然。往下，光就开始散开，漫开，可见一只长方体的柜子，钉有纱罩、纱门，里面齐齐地躺着个头一般大小